



思潮 No.1
TRENDS No.1

西方学术界新动向

寻求新人道主义

○ 陆象淦 / 主编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A NEW WESTERN HUMANIS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思潮 No.1

TRENDS No.1

西方学术界新动向

寻求新人道主义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A NEW WESTERN HUMANISM

○ 陆象淦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思潮 No.1: 西方学术界新动向——寻求新人道主义

主 编 / 陆象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项目经理 / 王 静

责任编辑 / 王 静 吴安迪

责任校对 / 周 显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20

字 数 / 254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593 - 8/B · 069

定 价 / 32.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发 刊 词

“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这句名言说明思维能力和思想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

《思潮》作为一个社会 - 人文综合性的不定期刊物，其创办的宗旨在于弘扬社会 - 人文价值，服务素质教育。

有比较才有鉴别。自主创新离不开继承、比较和借鉴，在吐故纳新中与时俱进，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或者夜郎自大。因此《思潮》着眼于介绍国际学术界的新思想，不苛求其是否十全十美或者是否成为体系。

纵观历史，新思想无不与时代的大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发生急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一系列新问题激荡着新思想的涌现。《思潮》以问题为主线，每期围绕一个主题动态地介绍、分析国际学术界的新动向。

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刊物，《思潮》提倡跨学科和多学科、各种学术观点兼容并蓄的办刊方针。凡是论述新的思想和新观点的著述，只要言之成理，立论有据，均在参考、采纳、介绍之列，以收“百花齐放，百家齐鸣”之效。

《思潮》期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人的认同和支持，并不吝赐教和惠稿。

目 录

热点聚焦 寻求新人道主义

(一) 人、非人、丧失人性的人、超人

导 言 阿兰·卡耶 (4)

走向丧失人性的世界?

——一种西方的新人道主义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 阿兰·卡耶、塞缪尔·特里加诺 (7)

人的定义——纽伦堡法典还剩几何?

..... 让-克洛德·吉耶博 (10)

作为自然和作为自我生产的人

..... 多米尼克·布格 (19)

遗传商的降临 格雷戈里·贝尼舒 (28)

恶魔之作为现代性范型?

——或曰弗兰肯斯坦，现代人产生的神话

..... 莫内特·瓦肯 (39)

丧失人性抑或多元性的消失? 德尼斯·杜克洛斯 (50)

(二) 人道主义与民主

我们随宗教失去的东西 马塞尔·戈谢 (57)

现代化与彬彬有礼的野蛮行径 让-皮埃尔·勒高夫 (61)

民主能否幸免人厌恶人之害?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优生学 若埃尔·鲁克卢斯 (69)

有否民主价值? 菲利普·德拉腊 (76)

(三) 介乎自然与超验性之间的民主

人的范型与现代性 塞缪尔·特里加诺 (85)

自然、规范与民主 吕西安·斯屈布拉 (91)

无差异性的诱惑

——从无属性的世界到无属性的人

..... 雅克·德维特 (102)

民主理想可以想象舍弃人性观念吗?

——论约翰·杜威的民主人道主义 菲利普·沙尼亚尔 (109)

(四) 能否存在没有超验性的伦理和民主?

奉献是规范性的充足源泉 阿兰·卡耶 (119)

奉献不是规范性的充足源泉 克里斯蒂安·阿伦斯皮格 (128)

奉献的人是道德的人吗? 雅克·T. 戈德布特 (133)

虚拟时代的智慧 让-米歇尔·贝斯尼埃 (144)

（五）生物伦理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死灰复燃的生物主义

——生命与社会、自然与文化、进化与历史

..... 乔治·吉耶-埃斯屈雷 (150)

器官移植的伦理危机

——对文化“可容性”的研究 安娜·玛丽·穆兰 (169)

从智能的基因到基因的智能 皮埃尔·达吕 (190)

生物伦理学：宪制与人权 诺埃勒·勒努瓦 (206)

学 者 点 评

无奈的诉求 乔 亚 (229)

品 味 经 典

超 人 [德] 马丁·海德格尔 (239)

先 读 为 快

市场与三种自由主义乌托邦 [法] 皮埃尔·罗桑瓦隆 (257)

相关链接

资本主义将由于工作原动力趋势性下降而死亡吗？

..... [法] 埃里克·勒布歇 (268)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
共有的世界里，富人不能再漠视穷人。” (271)
进入大师们的世界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 (274)

书海扫描

国家的视角与人民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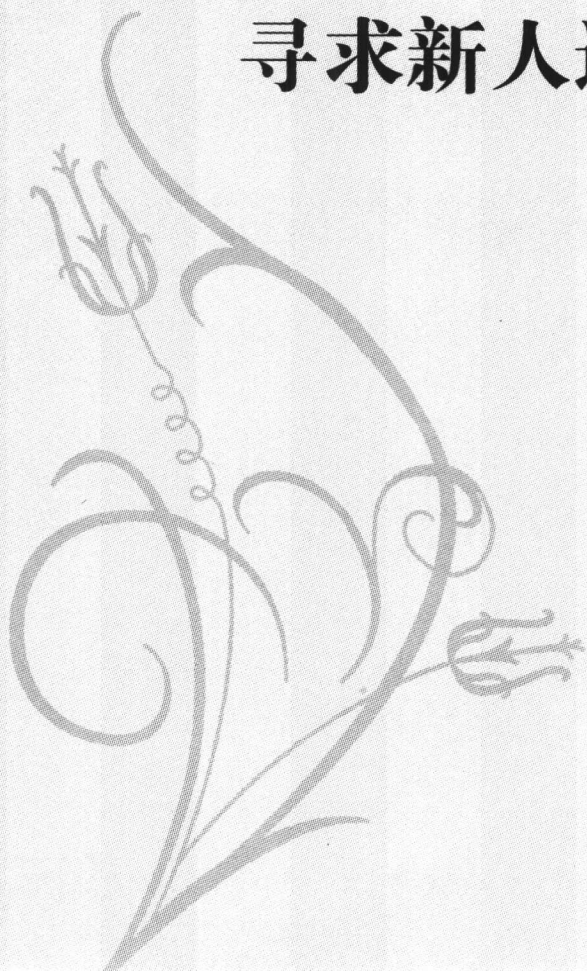
- 评社科文献新书《国家的视角》 王晓毅 (285)

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观

- 评社科文献新书《大哲学家》 李雪涛 (290)

热点聚焦

寻求新人道主义



(一)

人、非人、
丧失人性的人、超人

导 言

阿兰·卡耶

我们无不经历着一种同样的矛盾感情，觉得至今被认为是人类本质或者属于人的情感的某些东西正在不可挽回地消失；世界所有的地方都出现了对于衰老的“人”的厌倦和憎恶，这种感情必将导致衰老的“人”的消亡，并开创令人不安的明天。但在同时，我们又不甚清楚是什么东西正在消亡，也不知道我们是否确实很珍惜这些东西。我们只知道，在经过漫漫长夜之后，老化的每一代无不经历过某些不可言喻的东西毫不容情地消失的同样感情，从而使人觉得今不如昔，更不必说明天又将如何；但我们相信，存在着若干客观的原因促使我们完全有权出于善意而感到不安，并非仅仅是因为时不我待，不得不让位于青年一代和新生事物。

事实上，看来无论如何都可以假设世界正在名副其实地发生动荡，其激烈的程度是从来没有过的，或者自人类历史开创以来只有过一两次。但我们对于正在形成的东西感到不安，却又莫名其妙。而这毫无疑问是我们恰恰感到最为不安的。究其原因，则在于如果我们未必厌恶接受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人性存在的观念——这是与今天占有如此强大的霸权地位的“构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流行观念相悖的，那么，我们至少懂得，自己几乎并不清楚这种人性究竟又是什么，或者说无论如何尚不具备关于这个问题的令人信服的话语。

正因为如此，听凭世界像我们眼前所发生的那样自行演变，随波

逐流而无所作为，这样的欲望日趋强烈，或者至少提出理智的批判，总结经验教训的想法看来越来越难于坚持，或者说归根结底越来越被人们普遍地抛弃。在古老的道德、几十年前依然有效的道德准则与最年轻一代的眼里如今正在自行流行的东西之间，存在着的鸿沟变得深不可测。

沉默不语，停止对于昨天世界消逝的永恒的悲叹，随声附和生活和世界的运动，看来似乎是最明智之举。在诸多前辈中，有两个人以其特有的分量在这里不由得浮现在我们脑际：托克维尔和勒科比西埃。勒科比西埃描述了他 在 1924 年回到巴黎之时，首先使他感到惊恐的是车流的密度把步行的人们赶出了城市，消灭了在他看来此前的老街，他青年时代同朋友们边谈边安闲地散步的老街。他不由得想逃跑。后来，他为了避免恐惧，突然决定与其对抗这样的运动，对抗当时以汽车为代表的这种交通运动的精华，倒不如相反，通过所谓“大马士革之路”即某种转变信仰的皈依（佛教徒们所说的某种形式的“顿悟”），因势利导；于是，众所周知，他改变主张，提出一切让位于交通和汽车，改老街为公路。

所以，在勒科比西埃的眼里，汽车交通具有不可抗拒的天意力量的性质，并解释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之匹敌，正如托克维尔赋予民主、憎恶特权和热爱平等所具有的那种力量一样。勒科比西埃解释道，人们充其量只能试图对它有所防护，却不能避开它的伤害。于是，他相信与其徒劳无功地逆流而动，倒不如简单和彻底地投身运动，顺应潮流。

然而，今天的这个运动变成自身就是其固有的存在理由，自身就是其固有的目的和手段。这正是引起我们不安的东西。它以某种完全独特的方式自动地移动着。人们不知道以任何人的形象或者范型的名义来抗拒它，这就是占主流地位的情感。因此，反过来提出——必然是含蓄地，因为这个自动行进的运动的本质促使对于它性质的争论变得毫无用处——人的惟一的标志就是其无限的可塑性，我们还可以参

照的惟一的一点点人的天性就在于其无限的制造技能的概念。真正的人性只存在于一时兴起而随心所欲地解构和重构一切习得的或者从人性获得的观念，直至再也想不出任何主意。通灵术，通过人们的行动影响上帝决定的愿望，变成一种自以为是的人类万能的普遍学说。

但是，尽管种种疑问缠绕于我们心头，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被迫投身于运动的不可坚持的一面。如果我们相信汉娜·阿伦特的十分深刻的分析，那么可以说将这种运动作为归根到底自身建立在它的固有目的和它的固有的合法性之上的存在的惟一的已知社会类型，乃是极权社会。只有极权社会把人的无限可塑性假设看作首要信条。在今天不再通过恐怖和宣传来树立，而是以传媒和广告所制造的体液决定说和人道主义合谋的形式出现的通词下，我们必须默默地接受由生物技术开创的新超人的前景，不论他们产生自遗传工程还是人-机器或者人-动物杂交，也不必顾虑生产新超人将不可抗拒地需要生产数量更加大得多的新劣等人。如果抗拒这个运动要冒被指责为思想贫乏和滑稽可笑的风险，那么随波逐流就会招来卑劣无耻骂声的风险。

以托克维尔作为参照，这绝非意外。我们身为民主派（难道能够是其他派吗？），只能以发展中的这个运动给民主带来的危险的名义，对它提出异议。不过，看来还是描述它的结果，或者是对于它的神化的结果为好。而恰恰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疑问，使我们感到苦恼。人的基本准则解体，这种表面上看来不可抗拒的倾向，难道真的是民主憧憬的必然结果吗？是它的完善，抑或相反，乃是通过历史上比比皆是的一种荒谬的倒转而造成的对于它的否定？如果丧失人道与民主是齐头并进的，那么经过一个特定的阶段之后，我们将必须抛弃民主？或者抛弃人？或者更有可能，如果我们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如果我们退缩，那么就同时放弃两者。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难道在滑稽可笑与卑鄙无耻之间，有一条有待发现的中间道路吗？

走向丧失人性的世界？

——一种西方的新人道主义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阿兰·卡耶

塞缪尔·特里加诺*

单纯以宗教的或世俗的启示为源头的昨天的人道主义正在消亡——果真如此吗？抑或更加深层的人的范型本身正在消亡？这个问题至少值得提出。今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难道不是要我们懂得一切的一切都是“构建的”和“营造的”吗？任何传承的道德规范似乎从此不再能接受，提及任何形式的人性或天然本性也不再被接受。今天能够被接受的只有人的无限可塑性观念，也就是说让每一个自由的个人摆脱所有集体接受的规范，而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塑造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反对一切规范，因为只有同规范对抗才能成为自由的

* 阿兰·卡耶（Alain Caille） 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反功利主义运动评论》（La Revue du Mauss, Editions le Decouverte, www.revuedumauss.com）杂志社长。主要著作有：《文化缺位——社会科学的危机与政治的疏忽》，1993年；《奉献、利己与无私——布迪厄、莫斯、柏拉图与其他人》，1994；《奉献人类学——第三范型》，2000年；《结社、民主与公民社会》（同让-路易·拉维尔等人合作），2001年。

塞缪尔·特里加诺（Samuel Trigano） 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政治社会人类学教授，《普拉德斯》（Prades）杂志主编，发表过有关政治现代化、伦理学、哲学和犹太教思想的多种著述：《被遗忘的场所——政治的宗教起源》，1984和1994年；《经历炼狱考验的民主理想》，1999年；《爱的分离——一种联姻伦理学》，1998；《流亡年代》，2001年；《关于消失的东西的叙述——论犹太人的认同性》，1997和2001年；《儿童商店》（集体著作），1990年；《伸向生物的黑手》，1999年。

源泉和证明。

在这样的氛围下，显而易见，任何东西再也挡不住商品流的完全的和全方位的自由化（只有自由流通的东西才是自由的），也挡不住各种生物技术对于世系、肉体和精神的无限的再塑。以什么名义来与之抗衡呢？而且，难道有抗衡的余地吗？向诸如此类运动让步，在寻求永远创新中赢得敬意，难道不是更为可取得多吗？何况，一切抗衡的尝试不是一开始就被假设和指责为反动和不合潮流吗？

不管是为普遍的交往和自由狂热叫好，弹冠相庆，抑或反其道而行之，大声疾呼，痛惜以往传承下来的一切符号准则丧失殆尽，但任何人都不怀疑，通过商品的全球化、因特网的普及化以及生物技术的突破，我们的世界正在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发生着深刻的变形。这种变形是如此彻底和迅速，以致我们不得不心劳日拙地去追赶它的步伐。

存在着三个密切相关的疑问领域，它们的本质特征无疑并非始终是得到十分明确认识的。可以这样来加以划分：

（一）超越一切规范判断，对于同人、天性和民主相关的一些传统准则中今天依然具有活力的东西提出疑问；它们现在或者过去怎样形成系统，彼此怎样相互蕴涵或者相反相互排斥（例如：民主理想既可以被设想为人性的实现，也可以被设想为违反人性）；除开某种纯粹雄辩的形式，它们还以什么形式继续存在。

（二）假设上述疑问能够最终导致那些要求抛弃人道主义—民主理想和关于人类本性观准则的力量占据日渐强大的霸权，而且还假设这种演变被认为是危险的和灾难性的，那么试问以什么样的规范性手段和准则的名义，才有可能对这样的力量提出异议。这里，应该对我们的各种价值中来自宗教源泉、哲学源泉和社会学源泉的东西提出质疑。同时，应该检验这三个来源的相互依存和不可约性。而且，应该毫不推诿地提出宗教、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冲突关系问题。核心的争论可以很好地展现超验性思维、内在性思维和内在的超验性思维。

（三）但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应该是纯思辨的。这种答案意味着检验关于宗教（包括它们的传统形态和革新形态）、伦理和民主规范的参照准则今天依然占有的地位和明天将能占有的地位，意味着重新研讨民主的人道主义。这个环节因此同第一个问题环环相扣……。

这些就是我们提供 30 多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科学专家思考的问题。它们一般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是各种流行思潮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① 面对饥饿、种族之间的大屠杀和贫困等十分确定的现实，非洲和亚洲的观点又是怎样思考虚拟世界和生物学商品的构造主义的降临所开启的不确定性呢？对于人的真正威胁难道不恰恰在于此吗？

然而，毫无疑问，世界正在发生着无论就规模或速度而言都是极其急剧的变化，所以当务之急是重新定义能够为全人类所普遍认同和分享的某些可取的价值和规范……那么从什么源泉出发呢？从宗教的源泉出发吗？以传统道德作为基础？抑或沿着一种世俗的和市民的人道主义的足迹前进？如果从世界的物质贫乏性的观点来判断这些派生的问题，那么最好把一些文章看作一种准民族学的见证，它们反映了在知识界——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人中间引起震荡的国外的有关争论。反之，如果不否定它们固有的合理性，严肃地看待知识究竟为谁服务问题，认为我们应该立即着手限制市场和技术科学的万能权力，那么我们相信将从中找到一场十分紧迫的讨论的恰当的出发点。

Alain Caille et Samuel Trigano:

VERS LA DESHUMANISATION DU MONDE?

(DIOGENE No. 195)

① 指大多数法国人。确切地指出这一点不无重要。事实上，试问对于全球化、生物学的突飞猛进及其所开辟的无限的可能性的焦虑不安难道今天在法国不是普遍地更为加剧了吗？法国知识分子所表达的恐惧难道不是体现了法国这个所谓“伟大民族”的衰落和影响的消失，被无论在市场、科学技术抑或在国家和法的领域里占优势的盎格鲁-萨克逊的伦理、法律和经济规范的胜利日益严重破坏的社会组织的共和模式的失效吗？